

隨筆

春衣既成

王祥夫
文 绘



还是在去年腊月的时候,就和朋友们约好今年春天要去一看一回梅花和玉兰,结果是诸事繁忙,春天忽然就来了,而忽然马上又要过去了,南方的梅花和北京的玉兰均已阑珊。萧山的唐梅和宋梅也只能在想象之中,好在它明年还会再开,也不会忽然被人连根拔去。但无论怎么说,总觉得今年没有到南边去真是一件憾事,但不遗憾的是吃到了很好的荠菜包子,是朋友包好速冻用保鲜箱快递寄了来,吃过了荠菜包子,忽然觉得春天真是来了。

每年一到这时候,总是要怀念母亲。在这换春衣的季节,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春衣既成”的季节,很想学习一下孔子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是既邀成年亦邀未成年的人一起去郊外踏青,在骀荡的春风里脱去冬衣,换上春衣。

说到春衣,向来应该是两层的那种夹衣,现在把两层的衣服叫夹衣的人已经不多,而西服肯定是夹衣之属,因为它是两层,但不会有人把西服叫做夹衣。春天虽然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但春天毕竟不是夏天,到了夏季,脱去夹衣,才轮到穿单衣,单衣也就只一层夏布,是北方所谓的“单衫”。陆游有诗曰:“过尽梅花把酒稀,熏笼香冷换春衣,秦关汉苑无消息,又在江南送雁归。”这首诗里特别地点明换春衣,可见衣食之于人生并不是一件小事。陆游先生这里所说的熏笼可能与陈洪绶笔下的那个美人所斜倚的熏笼不是一回事,陆游先生这里的熏笼想必是烘衣所用,而陈洪绶笔下的熏笼却应该是在熏香。烧一点沉香,再罩以一个很大的竹编的笼,人倚在笼上即使是什么也不做,让旁观者看了也是一桩有美感的事,但此人须不胖大才好,竹编的熏笼方能承受得住。

春天的衣服,向来应该是在冬天里就慢慢做起,刀尺量裁亦非易事。正经的春衣应该是两层的夹衣,但里边如果再穿一件衬衣便是三层,坐在春风里是应该有些热了,但如果只穿一层的单衫,早晚又怕着凉。一年四季,其实是春天最难对付,杏花开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然来一场雪,这又恰好合了李清照的那句诗:“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那么,我们就姑且将息着吧,我们又不能不要这个春天。

很多事情需要重新打量。当你匆匆而过时,一棵树是这样的,当你坐下来慢慢看它时,它就发生了变化了。有的时候,你离这棵树很近,只能看见它粗大的树干岿然不动,当你离得很远再去看它时,它就开始摇曳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个秘密的呢?在我离开家乡以后。我离开山野,便闻到了森林里阵雨过后青翠欲滴的空气,以及空气里隐约飘散的某一种草木香气。当我在城市的夏夜辗转难眠,我就听到了一片遥远的蛙鸣。把蛙鸣作为背景音,可以帮助我进入熟睡状态,如果有风声或雨声就更好了;而蝉鸣略显聒噪;这时候让雪落深山好了,让竹林簌簌,让松枝上的积雪轰然落地。

我自小生长的五联村,那里有大片的田野与山林,一条小小的溪流(我为它起名“桃花溪”)缓慢地绕村而过,从前溪上还有一座古朴的木板小桥。在三十岁之前,我都在努力地远离村庄。远远地离开它之后,我偶尔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打量我们的村庄,在书房,或在纸上。我想起村庄里的父亲和母亲,想起那些在田野上与山林里劳作的人。我发现,他们消磨时间的方式让我着迷。在那之后,我又试着回去,回到那些熟悉而珍贵的事物旁边。我风尘仆仆,风霜满面,但我内心澄明,脚步坚定,想要回到那些事物旁边。我回到那里,然后,会有一百件缓慢的事情,等着我们一起去。随便列几条出来:

一,找一个种植马铃薯的人喝酒。种马铃薯的,和种辣椒、种黄瓜、种水稻的通常是同一个人,和东篱种菊花的人也是同一个人。找他喝酒,我们可以把一碗酒喝出东晋的水平。

二,跟一个守桥的人约好,在晚饭后散步。这时候天色是幽蓝的,稻田里的秧苗正在返青,萤火虫四处飞舞,我们刚好可以借光看清脚下的路。

三,坐在田埂上看红蜻蜓飞舞。这时候晚霞会很好看,如果你低头,可以看到水稻的脚边,水中倒映着一片晚霞,将比天边的那一片更加瑰丽一些。

四,秋风起的时候,仔细地聆听林间板栗落地的声音,同时数数,从一数到一百,再从一百数到一。

五,秋天其实是很丰富的,当稻田里的稻谷被收割回来,你会发现田里的蚂蚱一下子多了起来,这时候我们应当去秋游。骑自行车去就可以了。沿着家门前的那条路出发,一直向前,穿过收获的田野,经过颜色正在变红的乌桕树,穿过一大片胡榆林时,也许有人会邀请口渴的我们歇下来品尝一颗胡柚。然后继续往前骑行,直到小溪的尽头,在那里濯足休息,然后再折返回来。

六,去看看“金钉子”,那是一个地质公园,对,如果你以前去过那里,你今年去的时候会发现它一点儿也没变。这不要紧,很长很长时间了,比如说几万年,它们都没有变过。你去到那里就会发现,缓慢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七,去石窑寺和万寿寺走一走,如果是冬天,可

以在寺中喝一碗热茶。说不定会碰到两三个陌生人,比如说赵鼎、杨万里、曾几,或者是王二狗、周小麦,他们有的写诗,有的写文章或采草药,我们一定会聊得很开心。

八,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的黄瓜是黄色的,像小时候见到的黄瓜一样(而不是青碧色的),很新奇吧?但是那里有点远,龙潭,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很远。走路去。走很远的山路。运气好的话,在路上说不定我们可以遇到“八月炸”(那是一种在秋天成熟并开裂的果实,散发甜美芬芳的香气)。

九,春天的时候可以一起去挖笋,我将把我的毕生绝学(泥下透视识笋术)传授予你。

十,四月可以搬一只小板凳,坐在窗前,闭上眼睛,闻柚花的香。也可以在凌晨三点花未眠时,把上好的红茶用纸包好,放在柚林枝杈间,令茶叶熏取柚花的香。有人摘下胡柚的花与茶叶同簪,我不建议此种做法,我更希望那花香是活的。

十一,一起做酒。做酒是有时间要求的。在桃花开时请做酒师傅来蒸谷子和荞麦,用柴火大灶猛蒸,再把稻谷荞麦一起摊到地上,盖上稻草,盖上蓑衣,或者再盖上别的东西,静待时间的参与进来,让谷子与荞麦以及时间与酒曲一起发生奇妙的变化。到了夏秋时节,把灶锅架起,把酒蒸出来。这人间的甘露,我们一起将它窖藏起来,一年一年地藏,然后一年一年地开。开酒之时,就请你坐在我对面,我们一碗一碗地喝酒吧。清晨下田干活,傍晚喝酒看花。从傍晚一直喝到月上中天,然后起身去睡觉。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十二,去吧,去一座山里走走,如果那里的泉水很好,就扛一桶水回来。如果花很好,就扛一树花回来。把花插在窗前,然后用泉水煮茶。

十三,榨油坊的号子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仿佛回到童年。那号子声消失四十年了。让我静静地想一想,那号子声似乎还在耳边回荡。

十四,朋友在山上摆了一壶酒和两碟瓜子。要不要去坐坐呢——朋友又说要一起去防空洞里喝酒。那防空洞隧道很长,炎炎盛夏,那里却是清凉无比。有道是,山中一日,世上千年。我很愿意在这样的一座山里生活。如果日常生活也是一座山,我愿意在那庸常的日常里挖出一条长长而长长的隧道,通到内心的光亮之处。

十五,高濂住在西湖,他把湖边的生活,变成艺术的审美活动,由此整理出一部《四时幽赏录》来,春夏秋冬,各有十二件事情可以缓慢地去做。春天里,譬如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夏日时,譬如三生石谈月,湖心亭采莲;秋天呢,譬如胜果寺月岩望月,乘舟风雨听芦;冬日间,譬如山窗听雪敲竹,扫雪烹茶玩画。生活之美无穷无尽,难的是,有一颗懂得的心。高濂眼中的西湖,也是他心中的西湖,是他一生的理想生活。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等着懂得的人一起去做,去缓慢地,发现一座自己的故乡,内心的故乡。



《江山多娇》龙艺作

纪实

终于,在精心观察了上千张照片后,她发现了一张异常的照片,就从那上面的一点“蛛丝马迹”入手,1945年,她确认了这就是在实验中产生的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这是很不容易捕捉到的现象。这张珍贵的照片被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选用,并把它称为“科学珍闻”。

绽放在巴黎

何泽慧与钱三强的恋爱故事,已经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从清华毕业后,钱三强赴法国深造,何泽慧则去德国留学了。这一别就是七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何泽慧给钱三强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请他代为和家中联系。从此,两人便书信

往来不断。因为战争时期,只能通过红十字会传递书信,不仅慢,而且限制在25个单词之内,信封还不能封口。两人的“短信”也只能写些“你好我好”之类的话。由于两人是大学同学,本来就互有美好的印象,现在又同处海外,研究的领域也一样,结果,双方关系迅速升温,后来就有了说不完的话,但是受红十字会通信25个单词的限制,难表情谊,怎么办?那就多写几封。于是两人的通信越来越频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天空又变得蔚蓝,鲜花又变得绚丽。1945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带着一只提箱的何泽慧,像一位天使一样,突然出现在钱三强眼前。虽然钱三强深知何泽慧

山西教育出版社

90

边东子
著



《中关村特楼》节选

一向是说到做到,甚至不说就做,可这一次还是被弄了个措手不及,当然,更得到了一个意外惊喜。也许,这正是何泽慧想要追求的效果。

1946年4月8日,何泽慧和钱三强举行了婚礼。他们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高兴地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约里奥先生在婚礼上热情致辞。

连载

北岳文艺出版社

90

张卫平
著



《红色银行》节选

不管怎么说,兄弟,你是一片好意!见了面就是缘分,天也晚了,回家喝两杯!白宝明有些迟疑,更有些失落,好不容易找到个印刷馆还关门了。但天已经很黑了,路上又有这么厚的雪,再赶回去怕就到半夜了。

田掌柜看出白宝明的迟疑,拍着白宝明的肩

膀说:“兄弟,你还没说是什么生意呢。有钱赚的话,说开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

白宝明看着田掌柜扑哧一下笑出来:“你们这些掌柜的啊,鬼精鬼精!”

田掌柜也哈哈笑起来:“兄弟,还没问你尊姓大名呢。”

“白宝明,叫我宝明就行。”

田掌柜拉起白宝明就走:“宝明,说不定你就是我救命的财神爷呢!走,喝两杯去!”

两个人说说笑笑地向田掌柜家走去。

黑峪口的黄河上也下起了雪,这些雪落在黄河上很快就融化进河水里,黄河两岸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白茫茫的

一片。

天黑以后冷娃就和小莲收了工,两个人固定好船就向自己家的窑洞走去。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小莲有些兴奋,上了岸就跑进雪地里,边跑边喊着:“哥,哥,你快来!”

这是他们小时候常做的一个游戏,下雪以后,小莲在前面跑,冷娃在后面追,然后两个人在雪地里打闹在一起。那一年雪大,小莲从半山坡上滚下去,冷娃随后也滚下去,山坡上是厚厚的积雪,两个人滚着滚着栽进雪窝里。

这一幕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冷娃看着跑到远处的小莲,摇摇头。那个小白脸好些日子没有出现

心語

缓慢地发现一座自己的故乡

周华诚

小说